

(III) 書叢報譯日每

玲丁士戰女

行發社報譯

003415

(III) 每日譯報叢書

女戰士丁玲

女戰士丁玲

每日譯報出版社

1938.12.15.

乙
782.88
1001.4



女戰士丁玲

影 近

50117070709

每日譯報叢書出版預告

每旬出書一冊，每冊約四萬字至六萬字；以下各書，即將陸續出版。

- (1) 國際婦女動態 (已出每冊定價二角五分)
- (2) 華北官僚羣像 (已出每冊定價一角六分)
- (3) 女戰士丁玲 (已出每冊定價一角六分)
- (4) 西北特區特寫 (即出)
- (5) 托拉斯基派的國際活動 (即出)
- (6) 中國抗戰與外蒙
- (7) 中國抗戰戰略檢討
- (8) 老人 (西班牙內戰報告文學集)
- (9) 中日大戰中遠東巡禮
- (10) 香港與新嘉坡
- (11) 國際名人評介
- (12) 戰時日本的經濟危機
- (13) 日蘇日英軍力的比較
- (14) 國際間諜活動

各書店報攤均有出售

女戰士丁玲

目錄

頁次

丁玲——新中國的先驅者.....Earl H. Leaf(一)	
一 高壓下的反動.....	(一)
二 由「局外人」至「局內人」.....	(三)
三 基本課題的轉變.....	(五)
四 脫離了家庭的牢籠.....	(七)
五 「男孩子們的麻煩」.....	(九)
六 自由天地中的饑困生活.....	(一〇)
七 上海大學中的初戀生活.....	(一〇)
八 早期的創作.....	(一一)
九 北京大學中的「走私生」.....	(一二)
十 奠定了文藝生活的基礎.....	(一三)

十一	三角事件	(一四)
十二	「清剿文化土匪運動」	(一六)
十三	「綁票」	(一七)
十四	拘禁在南京	(一八)
十五	「丁玲叛變了」	(一九)
十六	逃到了西安	(二〇)
十七	中國女性的英雄主義	(二〇)
十八	站在「國防文學運動」的最前線	(二三)
	丁玲在陝北	(二五)
一	從黑暗到光明	(二五)
二	初見丁玲	(二八)
三	丁玲進蘇區的動機	(三三)
四	「中國的最好女兒」	(三六)
五	南京三年與蘇區二月	(三九)
六	丁玲與彭德懷	(五二)
七	一個戰鬥的女性	(五八)

丁玲——新中國的先驅者

Earl H. Leaf

一 高壓下的反動

許多中國共產主義的領袖和文化工作者，往往是由於他們的親友們的受到監禁和死刑，才從急進思想的憧憬的綠色牧場中，進而至共產主義革命的戰場。這一個簡單的史實，正好像一條紅線似地描劃在他們每一個人的生活史上。

假如說一九一九年的青年運動（即指民國八年的五四學生運動——譯者）對於革命中國的歷史有所教訓的話，那就是當局對於「危險思想」或急進活動的殘酷，不近人情的懲處，其結果無非使那些在這種壓迫下的後死者的心靈上的共產主義種革命的種子，更加發揚滋長罷了。

美國有一句很通行的格言：『每一個有價值的人物，他在青年時代總是個急進分子。』因此，在這變化萬端中的中國的大中學校中，所以有着這麼多的熱情男女青年表顯着左傾的趨向，這道理就不難了解了。普通的青年，在經過這一個階段以後，就進入了正常的成人生活，並不因為他們早年的自由和左翼的趨向而有所損害。

但是，當我在中華蘇維埃首都（原編者註：本文是在數月之前撰寫的。現在，中國已不再有一蘇維埃國，因此也沒有「中華蘇維埃首都」這一類東西了。）的延安的時候，曾和無數的智識分子、教育家和學生們晤談。他們都宣稱：由於中央和地方當局的一「清共」工作，使他們的許多親友們都在革命或救國運動中受到了監禁或死刑，因此他們對於急進主義的信仰變成非常堅定，並決心奉獻他們的生命在共產主義運動中了。差不多所有在共產主義園地中的智識分子，都認他們自己為他們的家屬或友輩中的殘剩者。一九三六年二月，郭清——一位青年學生示威者——以肺炎症死於北平的牢獄中。他的殉難，使全中國學校中的無數的青年男女，變成了堅定的共產主義或共

產主義的同情者。後來，當舉行郭清追悼會的時候，警察又向學生攻擊。在這紛擾的幾個月之中，冀察當局受日軍及日大使館方面的不斷鞭策，拘捕了大批學生。凡此種種，都導使許多學生去找求那些經驗豐富的共產主義者的保護和指導。這些共產主義者，在過去也會嚐過同樣的經驗，所以對於目前的「清共」不會感到什麼特殊的恐懼。

列甯曾時常說：『二次沙皇的殺人，比了二十噸的宣傳，對於我們的運動貢獻更大。』同樣地，對於中國學生界中的急進主義的每一次的「清共」，其結果無非燃起那永生不滅的革命火焰罷了。丁玲的遭遇就是這樣。

二 由「局外人」至「局內人」

當丁玲在二十三歲的時候，她是一個富於生命、熱中戀愛、嗜好文學的學生。她渴求着在文藝界方面得到榮譽，因此努力完整她的技巧和作風。由於她的堅毅的努力和創作工作的強烈，終於衝破了應酬文章的甲殼，建立了新的現實主義的流派。

在文壇中，她早是個燦爛的明星，但她仍和革命作家的主體站開，認自己是一個觀察者，而不是左翼運動中的參加者。她站在旁邊，注視着革命作家們的向前行進。

當她的丈夫胡也頻和馮鏗、曾輝（註）殷夫、李偉森、柔石等六位被處死刑，倒在警察行刑者的腳下的時候，丁玲就在苦楚的反抗情緒之中站立了起來，反抗那種莫須有的殘暴，並誓死憑她的墨和筆的全都力量，以和她的心目中的「恐怖」相鬥爭。

茅盾在一篇關於丁玲的生活和工作的評論中，描寫着這位少女的一生中的轉變點稱：「她跨過了六位殉難作家們的屍體，（即指胡也頻等——譯者）向前邁進着。從一九三一年夏季起，丁玲不再是一個「局外人」。她已從一個同情者的身份，把她自己陶冶成爲左翼作家中的一個戰士了。」

她有二年之久，專在躲避警察當局的注意，並和當時存在於政府中的惡政相鬥爭。

（註）據我們所知道，當時在上海被捕的左翼作家只有五個人，另有一個作家陳千里則在南京被捕。一

向就把他們六個人稱爲被難的六作家。但曾輝是否即陳千里的筆名，我們可不知道。——譯者

中生活着。後來，她本人被拘囚在南京，有一年多時間。

三 基本課題的轉變

目前，她已放棄了和政府及資本家們的堅韌的鬥爭了。

今年春天，我住在蘇維埃首都的一宅屋子裏。某天晚上，那裏的庭園中的桌上豎着一支臘燭，在朦朧燭光下，穿着中國紅軍制服的丁玲，向我傾吐着她的生涯和戀愛，她的爲文藝上發表的自由而作的種種艱苦鬥爭的經過，以及她對於前途的希望。但是她對於過去和國民之間的衝突，一點不表顯任何辛辣的感覺。

她說：『在聯合陣線之下，不該再有內部的磨擦了。我們不再懷蓄着過去尚嫉妬。一種新的精神已降臨到這故老的中國，我們目前都爲着反抗我們的公敵——日本——而作着共同的努力。我不願再作任何敵視的論調。請你小心，當你撰述你的故事時，切勿給讀者以一種印象，說我還在懷記着舊怨呢！』

丁玲願意給我充分時間，使我可得到全部材料，以完成我的故事的撰述。她很自由地回答我，不感麻煩，不懷厭惡，也沒有那種宗教狂熱家們的傳道氣味。我所問的全部問題，有許多是僅僅涉到她個人的私事的，這或許是有些冒昧。每一個她的答案的本身，都非常坦白，好像珍珠一樣地透明。她既沒有虛偽的謙讓，也沒有驕矜的英雄氣概。其實，我在延安晤到的所有紅軍將領、蘇維埃政府官員和共黨領袖，都是和她一樣的。第一個訪問蘇區的外國記者愛德格斯諾，他曾說：要想獲得他們的個人歷史，很有些困難。但是，顯然是由於他在各種刊物上所描寫他們的話都寫得非常忠實，所以當我在一九三七年四月抵達蘇區時，一切猜忌和懷疑都已煥然冰釋了。

當丁玲在今年正月抵達延安以後，就一直努力從事於爲聯合陣線運動而寫作、教育、工作着。她已停止了階級鬥爭的鼓動工作，她甚至已不再用犀利的現實主義的筆鋒來描寫被壓迫的農工的窮愁生活了。她現在把全副精神從事於宣傳、企圖喚醒羣衆，使他們認識立刻動員全中國的人力物力，俾它從日本的侵略下獲得解放的必要。

在這基本課題改變以後，她和其它的作家們究竟獲得了怎樣的成就，這時言之尚早。有些人似乎覺得：自魯迅逝世以後，左翼份子就在極度不安定的情景中彷徨着。但是，憑着丁玲的天才，必能把這一種因變革而發生的脫軌現象克復了過來。

四 脫離了家庭的牢籠

要想寫作一些關於丁玲的種種，不是一件輕容易的事。

丁玲是湖南省一位小紳士的女兒。她在那時候的若干正教徒所設立的學校中受着初等教育。看來，她是要繼續這一種非常平凡的生活的，但是，五四運動的高潮，却燃起了丁玲和全中國青年的愛國狂熱，更煽起了她們衝破舊的封建傳統和家庭束縛的慾求。

丁玲亟圖擴大她的眼界。不久以後，陳獨秀和其它幾位自由主義的領袖，在上海創辦了一所平民女子中學。他們抱着打破舊傳統，以及實驗社會生活、愛國工作和正式功

課並重的新理想。

這樣子的一個學校，當然足以吸引一個正企求着脫離她本省的靜冷的池園而進入大都會中的急流中去的青年叛徒了。當蔣冰之——她的真姓名——決定要赴上海進這一個學校的時候，她的家庭中立刻發生了內哄，她的家屬中的其餘的人們都在暴怒和威嚇着，但是丁玲的母親却袒護了她的女兒，作着英勇的鬥爭。結果，她是得勝了。

這可以說是第二條紅線。從這條線索上，我們可以追溯到那些已經加入共產黨或衝破舊的封建傳統而進入革命活動中的智識份子們的一生。更從這條線索上，我們可以看到父與子或父與女之間的鬥爭，以及爲她的女兒爭奪自決權的母親的賢明態度。

譬如像毛澤東，他從童年時代起，就不斷地和他的小資產階級的父親鬥爭着。他的母親常是袒護他，幫助他去追求新文化和新知識。蘇維埃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也常常滔滔不絕地敘述着他的繼母——一位文藝愛好者——的開明的自由主義。這位後母鼓勵他去讀許多種的書，甚至是革命的短論。她並不像他的父親一樣，祇曉得叫他

的鼻子一直對着古老的經書。再比如：一度站在文藝革命最前線的胡適（有一次我聽到毛澤東在對紅軍的演說中，曾稱胡適爲「文藝娃娃。」）常說，他的一生都幸虧他的母親，因爲她對於他的早年教育負着完全的责任。其它許多我在延安晤到的共產主義知識份子的情形也是一樣。

五 「男孩子們的麻煩」

丁玲終於得到了母親的幫助，到上海進平民女子中學，在那裏有二年之久。她受着兩位朋友的影響最大，一位是王劍虹女士一位是王一知女士。她們兩位都可說是溫和的無政府主義者，而後者並傾向於共產主義。但是，這學校並不能滿足她們的希望，她們不斷地牽涉到「男孩子們的麻煩」中去。丁玲和王劍虹兩人感到了失望和憤恨，因此就跑到南京去住了幾個月，在那裏狂醉地追索着革命文學的奧淵，並聚集着一羣女孩子，大家一起享受着這新發現的天地中的自由。

六 自由天地中的饑困生活

立刻，她們發覺了一個從沒有這麼困擾過她們的基本問題，就是什麼地方去求得食宿的費用？王女士的父母是富裕的，但他們不願供給地費用，讓她到處漂蕩。丁玲的母親也是這樣的想法。這些女孩子們不能找到工作。他們試着寫作，但賣不出去。在失望之餘，她們決定回到學校去，因為這樣，她們又可在家庭預算中佔到一個位置了。

七 上海大學中的初戀生活

一九二三年，她們回到上海，進了上海大學的中國文學系，成為瞿秋白、鄧中夏及其著名共產主義教員們的生徒了。後來，這位美麗的王女士成為瞿秋白的夫人，而丁玲則和瞿秋白的弟弟「非常友好」。因此，這位後來成為中國最偉大的革命作家的少女，就在這十七歲的妙齡時代，已印上了戀愛的標記了。這件事很引起了學校中的紛紛講

議，但這四個人都認他們自己是個人主義者，所以不去管旁人的閒言閒語。

八 早期的創作

後來，王女士因為患肺病，不幸死去了。王女士的生和死，對於丁玲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差不多所有丁玲的早期創作，特別是王女士的日記和韋護，都是改組了她這位朋友的生活故事和臨死時的情景。沙菲女士是一位反抗封建傳統並企求着秋風一般地自由生活的叛徒。她喜歡進取，甚至有些粗暴，但却常是憑着經驗的。她擯棄對男性意志屈服的舊傳慣，她並以一種兇暴的反動力和一種拚死的精神，企圖憑她自己的需要以決定她的生活。在一種傳奇劇式的結尾中，（這種結尾在中國小說中從不會有過）沙菲女士給她的年青的愛人以最後的撫愛，接着就把他遺棄了，而這種狂歡也就結束了。在丁玲的第二部小說中，麗嘉也同樣地是代表王女士的。在好許多丁玲所寫的故事和小說裏的女主人，都像王女士一樣，因患肺病而死去的。